

中学生课外时文选读

温馨的风

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中学生课外时文选读

温 馨 的 风

李作人 李寿基 王立根 编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温 馨 的 风

李作人

李寿基 王立根

出版：福建教育出版社

发行：福建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福州盖山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5印张 43千字
1982年5月第一版 1982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4,400

书 号：7159·712 定价：0.28元

前 言

当前中学生课业负担重，课外阅读的时间很宝贵，而现在全国各地报刊上的各种文学体裁的好文章却如雨后春笋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帮助选择一些报刊上的好文章，供中学生课外阅读，以扩大视野，丰富知识，开拓思路，提高阅读和写作水平，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了。

本书选辑了1980—1981年全国各地报刊上的优秀短文计38篇，其中记事8篇，写人4篇，抒情散文7篇，说明文4篇，议论文15篇。选文兼顾各种题材，反映当前生活面广，内容健康活泼，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，而在写作技巧上又可学习借鉴。因此，本书不但中学各年级、尤其高初中毕业生可以阅读，而且也可作为教师教学时的参考资料。

本书是中学生课外时文选读的第一本，计划每年选编两本，对入选的每篇文章都附有简短的阅读提示，对其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作出扼要的评析，以帮助中学生学习写作知识。

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与建议，以便帮助我们做好今后的选编工作。

编 者

1982年1月

目

录

- 1 街市的花廊..... 李少铃
- 3 温馨的风..... 韩少华
- 7 黄河渡..... 常跃强
- 10 村头小店..... 王 蓬
- 13 芥菜..... 任凤生
- 17 台湾厅里..... 彭 龄
- 20 黄花碧血..... 祝 平
- 23 啊，水库..... 陈金堂
- 25 李美良的琴键..... 周 桦
- 31 灵丹妙药..... 鲁 光
- 35 揭开罗布泊神秘的面纱..... 张德宝
苏瑞常
- 40 海贝项链..... 陈秋影
- 42 地平线..... 贾平凹
- 44 苍山如海..... 赵丽宏
- 47 柳树的风格..... 杜卫东
刘书平
- 49 扑蝶..... 黎光耀
- 51 叮咚，叮咚..... 玛拉沁夫
- 55 蓝色的交响乐..... 李汉平
- 57 桥..... 史晓鸥
- 61 标点的故事..... 唐乃兴
- 63 新松恨不长千尺..... 季品三
- 67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..... 贾祖璋

69	洲际导弹的自述·····	朱毅麟
73	赞女排精神·····	《文汇报》评论员
75	为了母亲的微笑·····	孙 颢
77	我爱我的母亲·····	卢卫平
79	拨动心弦 点燃智光·····	许教鹏
81	巨大的精神力量·····	郁 林
84	大球花开之后·····	阮 符
87	手电筒和镜子·····	姚 奔
89	在失物招领处前·····	方 群
91	推甘就苦·····	李 昂
93	要有“丑石”之美·····	文东平
97	忙与懒·····	杨贤江
100	愿人人都“属牛”·····	杨树海
101	幸福·····	李继安
103	贪易受饵·····	石 飞
105	虚怀·律己·补过·····	挥 之

街市的花廊

李沙铃

清晨醒来，走出门，来到北国山城的街道，只见街心公园里一座座楼房的阳台上，百花抹出一片万紫千红……

我爱自然之花，我更爱街市上各种各样的花朵，芬芳明艳，织成了一条奇异的花廊，那是雷锋精神开出的花朵。

年轻人上街了，架子车、自行车驮着他们的“行装”，在鲜艳的团旗下，沿街两边，安顿下来。一幅一幅的红布，顺街壁挂起，上写——“为您服务”！

太新鲜了——免费修理自行车、焊锅、焊盆、焊碗，免费修理门锁、刻名章，免费理发，免费……。

人们拥进免费的小摊，投来羡慕、钦佩、喜悦、感激的目光，请求修理各自所需修理的东西。话语是那般的柔和，态度是那般的亲近，关系是那般的融洽。

“同志，你们的心肠太好了，免费给我家修门锁，叫我该怎么感谢呢！”

“修一把门锁是小事，值不得感谢。我们要的是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。”

“明天休息吗？”

“不，今天是工休，明几个正常上班。”

“真辛苦啊！”

小榔头在夹着铁块的木桌上，又叮叮咣咣地响了起来。

一位农民阿爷坐在木凳上了，青年理发师的推子从老人头顶上飞过。火炉上炖着热水。

“老大爷，请洗洗头吧！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免费。”

“啥叫免费？”

“不收钱的。老大爷，我们是‘学雷锋理发班’。”

老人吃惊地笑了。多年都没听说有这种事了，现在又兴了起来，世道能不好吗！

“嗒嗒嗒！嗒的嗒的嗒！……”少先队的鼓号队过来了。孩子们穿着一色的白上衣、蓝裤子，红领巾在胸前光耀人目。他们宣传“五讲”、“四美”，争着扶老携幼。当公共汽车在喧闹的站口一停下来，孩子们就奔向前去，帮大人提行李，搀着腿脚不便的老人，安全地步落地面。……

六十年代“做好事”是雷锋起的头。跟着雷锋的脚步，一代新人象雨后春笋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见过许多青年在写日记，在写雷锋那样的生活日记，在学雷锋，争先为人民做好事……

天空有晴也有阴。人间不都是美丽的。作为共产党人，总是历尽艰辛，驱除污秽，把最美好的东西捧给人民。是的，我们已经走过很长的路了，我们懂得，选择人生旅程上的香花送给青少年，会陶冶他们的情操，净化他们的灵魂，

使中华民族的子孙正气凛凛，英姿勃勃！

我们沿着这条奇异的花廊向前走去——一块块“树新风”的黑板报，拴着我的眼睛；一缕缕“为您服务”的炽热火焰，扑向我的面孔；一张张雅致礼貌的笑脸，在我身边闪现。我顿时觉得这条奇异的花廊在伸延，在扩散，在发展。你看，我们可爱的祖国，不正在雕琢着这样奇异的花廊吗！

（选自1981年8月6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〔阅读提示〕

开笔就点明“花廊”的喻意。接着具体描述年轻人免费服务和少先队扶老携幼的情景。其中简短的对话妙趣横生，显示年轻人崭新的风貌；穿插议论，指出开展“学雷锋”活动的意义。最后，用排比赞美“花廊”，想象它“在伸延，在扩散，在发展”，余味无穷。

温 馨 的 风

韩少华

我从青岛乘船去上海。启锚了。人们挤到甲板上，告别那退入岚霭中的半岛之城，也享受着大海所款待的清爽的风浴，兴致很高。我，却双腿痛得难耐，只得回舱，倒在铺位

上，刚拿出本《收获》来，没看几行，竟睡了。等晚餐铃响了，我醒来正要下铺——“对不起，同志，”一声带着胶东乡音的招呼，从上铺传下来；随后，一只肤色黝黑却还稚嫩的手臂，把我那本杂志递还下来，“你睡着了，杂志滑到地板上了；我拾起来，也没经你允许，就……”几乎同时，探出一张微黑的娃娃脸儿来；那两颊，歉然地漾出一对浅浅的笑涡儿……

我，愣了。瞬间，心头涌来一种奇异的感觉：我与他，分明是素不相识，却怎么如同面对一个历经劫难、久别重逢的友人？——生疏而又熟稔，凄切而又温存……这感觉，又分明是来自陌生少年随口说出的那两句真挚而彬彬有礼的话语；可这，为什么竟使我如此动情呢？一时间，真还说不清楚……

几天之后，我到了烟水空濛的西子湖滨。在飞来峰下的壑雷亭里，一边聆听着栏外如雷的涧音，一边欣赏着杯中碧荷也似的茶色，惬意得很。而拾级进入灵隐寺大雄宝殿，见那尊高十九米六、通体用香樟雕成的金漆如来佛象，竟幸免于浩劫，我惊喜极了。盘桓良久，才觉双漆又隐隐作痛。出了寺门，微风挟来了细雨。赶到车站，唉，忘了朋友们提醒的江南雨多，“晴带雨伞”了。正想着——嗯？这雨，怎么停了？……一抬眼，只见头上撑着把青布伞，给我让出了半面，正替我遮着越来越密的雨丝。啊，那为我撑着伞的，是个瘦小的女孩子。我正要道声谢，她却侧过脸，张望着车站调度台那边，微皱着眉头。这时候，我才见她那天蓝色上衣后领窝下面，印着一块呈钝角形、色泽略深的痕迹——该是

红领巾留下的纪念？我又正要声谢，车来了。她转过头来，仍举着伞，对我笑笑，示意我上车，我上来了，她却仍留在站台上，微笑着目送我……

车开动了。我只能使劲儿挥着手，向那位小朋友告别……唔，一个风湿病患者，免遭一场淋漓之苦，这意味着什么，我清楚。然而我暗暗自责，竟连个谢字都没道，就……我望着那隐入雨幕中的瘦小的身影，如同一种极堪珍爱的东西，失落许久，竟又得之于意外那样，一种惊喜、宽慰，又渗着些辛酸的感觉，顷刻充满了心窝；而这令我如此动情的，又是什么？一时也还说不清楚……

告别西湖，到了黄山。倒不是什么禅宗真谛感召了我，而是自己感于徐霞客那句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”的名言，才不顾自己的风湿病痛来登黄山的。我采取了“蜗牛”战术，一步一步地，居然蹭到了以险闻名的“小心坡”。正得意呢，忽地一阵山风横闯过来，手中提包也在狂风中猛晃起来，我正在进退两难之际，“给！”随着一声有点儿命令味道的招呼，凭空里伸过一根山藤手杖来。霎那间我恢复了平衡。我定了定神，哦，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。他操着浓重的关中口音笑笑说：“咱来它个‘两个和尚抬水吃’，咋样？”我也笑了。得，不仅负担轻了一多半，还遇见个出色的向导。小伙子说，因工作关系，他这是四访黄山了。一路上，山形树态，掌故传说，他都描述得真切切、活鲜鲜的。到了玉屏楼，他虽谈兴正浓，却见我显然无力再走，就忙着帮我把住处安顿好了。临别，他把那藤杖塞给我，又笑着说：“有句老戏词说：‘三条腿总比两条腿

膝盖。“你腿脚不济，先拄着吧。本该送给你，可这是我捐给西安我老娘的。你下了山，就把它寄存在汽车站服务台，那里人跟我熟悉的。放心好哩……”

我，又愣了。一直目送着他迤逦而去的背影。这时候，我才看清，手中这藤杖，简直是一件取自天然，成于工巧的艺术品！这是远游赤子准备下的敬老的礼物啊！而他，竟慨然交付给一个陌路人，供缓痛应急之需……我捧着藤杖，遥望他的去路，已是“空山不见人”了。此刻，我的心反倒平静下来。虽然，心头那异样的、温暖的感觉，仍然难以名状。

山中的夜，静得很。可我，却无眠了……

记得惜别之初，我就被一群嘴巴上还刚冒出一抹绒毛的大孩子，关进了“牛棚”。阴暗、潮湿、寒冷，又给我的骨髓里留了点纪念。以后，我目睹耳闻的许多蠢事，惨况，冤案，又往往是由某些年轻人站在前台干下的。于是，鲁迅自责曾轻信后生的警句，引起了我的共鸣。直到劫难已尽，对不少青年的无礼、违法、犯罪，也常是皱眉，痛心，甚至切齿。我虽自知这心情中又难免些褊狭、执拗，却总以叹息了之……可这次江南之行呢？苏堤柳色，菴渚波光，固然怡神悦目；而更让我动情的，则是从不少年轻人身上反映出的心灵的美。啊，那船舱内胶东少年的片言之礼，古寺前那江南少女的半伞之助，还有，这山路上关中小伙子的一杖之谊，究竟该如何估量？我心头的感受，又该怎样描摹呢？

近午时分，我经蒲团松下，绕莲花峰脚，到了有名的散花坞。啊，好一片花涛香海。丽日当空，迎面缓缓送来一阵温

煦而芳馨的风。那风，直扑到我怀里，一路疾苦，简直突然若失了——猛地，心头一动：途中那几次难以名状的感觉，似乎只有这温馨的风，才略可比拟。记得唐人有“暖风医病草”的句子。莫非我这受了病的草木之心，在人们心灵间交汇着的这暖风中，也有些疗救的希望？

（选自1981年1月8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〔阅读提示〕

十年浩劫，不同的境遇，在两代人之间产生了隔阂。历史造成的这种现状，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是保持下去呢，还是逐步得以消除？本文以精巧的构思，通过三件感人的事——胶东少年的片言之礼、江南少女的半伞之助和关中小伙子的一杖之谊，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“温馨之风”原来是全国上下掀起的“五讲四美”之风，文末的议论意味深长，耐人寻味。

黄 河 渡

常 强

黄河边的洛口码头上，人来车往，熙熙攘攘，一派繁忙的景象。黄河里，一河赭黄色的浑水，泛着泥沙；卷起万眼

漩涡。轮船鸣响汽笛，渡一船向北，渡一船向南，在匆忙地运送着行人和车辆……

“上船喽——”突然，谁喊了一声。我急忙随着潮涌般的人群，奔向轮船。这时，人群里一个戴灰涤卡帽上了年纪的农民老大爷，抱着一个用印花包袱裹得严严实实的四方盒子，边跑边招呼众人：“借光，同志。借光……”他抱着那物件，小心翼翼，象托着一个婴儿，生怕别入碰了他。于是，我紧跑了几步，扶着他向前走去。

上了船，他把那物件放在甲板上，抹一把汗，操着一口浓重的鲁西口音，连连向我道谢。我笑问他：“你那是什么物件，这么珍贵？”

“电视机！”老人不无夸耀地对我说着，解开包袱让我看。

这是一台上海产的飞跃牌电视机，价值400多元哩！

“你许是给机关单位买吧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！给自己。”老人平静地回答我。

“您那地方……”我不由惊讶了。

鲁西，是北三区有名的穷地方。过去，年年吃统销粮，拖国家的后腿。如今，情况虽然有了好转，难道农民能富得这么快么？我真不敢相信！

老人看出了我那疑惑惑的样子，饱经风霜的脸不由露出了亲切的笑容。他说：“同志，不怨你不信。说实的，过去，俺那里确是穷，工值只有八分钱，买盒白皮烟，还得添一分钱哩！买电视机，那是作梦也不敢想的事！……”

、船开动了，一声长鸣的汽笛，打断了老人的话。这时，

轮船劈开黄河的河面，犁起团团浪花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人蹲下来，搂住那台电视机，又和我攀谈起来。

老人姓陈，家住在离城很远的村子里。平时，一年半载，难得看上一两次电影。这次，他来省城看望上大学的闺女。临来时，一家人撺掇他，非要他捎回一台电视机不可。两个小子说：有了电视机，学个英语单词啥的，方便着哩！老伴也说：晚上坐在炕头上，电钮一拧，又看电影，又听戏文。天上地下，国内国外的事都知道，开脑筋！

“我寻思着，可也是。这不，就捎回来了一台。”老人说着，抚摸着电视机，布满皱纹的脸上，绽露出幸福的微笑。

“在村里，象您这样的户，怕不在少数吧？”我放胆问了一句。

“可不是。”老人说，“落实了政策，俺那里又改种了棉花，一家少说也存一千多块。算上我这台，全村光电视机，就这个数。”他伸出大母指和食指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

说话间，船靠岸了。老人握着我的手，热情地说：“同志，您要出差到俺那里，可别隔着大爷的门。这几年跟那几年不一样啦！您放心，不让您啃窝窝头。”

说完，老人朗声地大笑起来，抱起电视机，跳上岸，搭上汽车走了。我站在黄河岸边，呆呆地望着远去的客车。我想，老人该给全家带去多少欢乐啊！

（选自1981年11月6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〔阅读提示〕

本文记叙“我”在黄河渡与购买了电视机的鲁西老人攀谈的情况，生动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所发生的喜人变化。从一斑窥全豹。文章以电视机为线索，围绕电视机的一席对话，把鲁西的过去和现在，老农的一家和全村的变化联系在一起，今昔对比，点面结合，揭示了主题。作者还通过语言、神情的描写，表现老农的欢乐和自豪。

村 头 小 店

王 蓬

村头，老皂角树下，不知从哪天开始，竟有了一个小店。不大，仅一间门面，茅草盖顶，和普通农舍没啥两样，直要走到跟前，才看见里面摆设着百货。

这个小店，是双贵伯两口经营的。队上落实责任制后，他俩年岁也大了，干重活不行。再说，双贵伯早先挑过货郎担儿，懂行，便开起这个“便民小店”，经营日用百货、油盐酱醋，还有镰刀、铁铤、草帽之类的。就象一场春雨过后，总会冒出许多野花小草似的，实行责任制后，村头、老皂角树下，便有了这么个小店。

最初，人们似乎不相信这小店有好货似的，扯布呀、买鞋呀还是要去镇上，只有灌醋买针或买小学生的作业本才上这小店来。

渐渐地，来的人就多了。因为双贵伯穿戴跟村里人一个样；而且，无论老少，一进门，他都含笑招呼：“来了，买点啥呀？”单那长辈般的和蔼神气，也让人感到舒畅。

“把那有‘道道’的玩意拿来看看。”

“我要那带‘点点’的……”。

庄稼人常弄不清布匹的时兴名儿。

“这是涤粘，这是中长纤维……”双贵伯总不厌烦地把他也花了好大的劲才记住的名儿告诉顾客。这就叫村里人感到满意，因为他们常为这些弄不清的名儿，在镇上那座两层楼商店里遭到一些穿戴时髦的售货员的“白眼”！常花了钱，还怄一肚子气。

“她嫂，他爹，坐会儿，喝点水，急啥！”临走，双贵婶总这么挽留，从那备好的茶水和板凳看，主人是诚恳的。这样，村里人就象他们习惯或喜欢拉家常一样，买到称心的货物。

村里，谁家也不是“王百万”，什么都有。总是要用的时候才记起来买。比如临嫁女的头夜，才忽然发现还少个配双的肥皂盒，或是猛地来了客人，打鸡蛋时，没了白糖。不管你迟去早去，清晨或是夜半，只要敲门，双贵伯总是应声而起，有求必应的。

目下，社员们的生活，虽说有了起色，可家底还薄。时常急需买的东西，却差个块儿八毛，双贵伯一见谁在衣兜里